

# 畫傑人豪一大千 (四)

樂 恕 人

## 從大千詩詞看大千心情與生活

### △「環碧庵」中詩興濃▽

張大千先生在「可以居」暫住不久，爲了三種原因，竟成了「不可以居」，汲汲於遷地爲良。筆者曾寫過一篇「大千居士問舍忙」的通訊，記述了我在一九七一年春夏之交，訪問「可以居」時，每天陪他們賢伉儷外出看房子，覓新居的情形。

究竟是那三種原因，使得大千先生在「可以居」安居不下去呢？

第一件事使他煩惱的，即是「可以居」房舍太小，巴西「八德園」還沒有被政府徵收，住在其中的子孫有時去美西省親，連住房都不够分配，擠得來打地舖，臥房成「統艙」。

卽如筆者這一個「遠客」「稀客」，大千先生歡迎信上寫過「謹當掃榻以待」的客氣話；但及至去後，也只得招待我住在卡爾爾市內的旅館。

第二，「可以居」客廳本來就小，以「坪」數計，不過十坪上下，又用來作爲畫室，如何能派得上用場？美西一帶，或是從世界各地去舊金

山的友好，少不得南下到相距兩小時車程的「可以居」拜候他。如此一來，大千先生更無心情和空時間作畫，尤其是畫大畫。

第三，他從遼闊無比的「八德園」驟然間住到「地狹人稠」的「可以居」，縱然外在天然環境極其優美，但是「可以居」僅有內外小小的兩處空地，根本連花園二字都談不上，又如何能讓大千先生另闢一處「大千世界」，興建亭臺，栽花養樹？更何況他老先生的養身之道，其樂趣與寄託，卽是在精神好時，拄杖督工，搬石運木，指揮若定。卽便是一草一木，一塊樹根，一堆頑石，非要經由他親自指點工人放置安排，一直到完全滿意而後已。

「有志者事竟成」，在一九七二年初，大千先生終於在「十七哩海岸」內，找到了一處新居；雖然並不完全滿意，但一以他急於要離開「可以居」，一以他有信心，有氣魄改造與建新環境，於是又有喬遷之喜。因爲這一處新居雖不面臨曲折而壯闊的海岸，但四圍修林環境，尤多蒼松翠竹，望去面青葱可愛，所以他一時興起，爲新居取了個名字，就是後來與「八德園」齊名的

### 「環碧庵」。

筆者在東京欣聞「環碧庵」之名，立卽去函向大千先生要幾張照片，準備爲他寫點東西，作爲「秀才人情」的賀禮。

不多日後，他覆我一信：

「恕人吾兄足下：賤疾左目割治後，已能寫字作畫，但不能多用，當力遵醫諫耳！

大示拜悉：環碧庵仍在蓬蒿中，畫時須八月初方可峻工，何敢勞 椽筆筆述也。承索照片，手邊無佳者，先將之一爲天循兄所攝寄呈 畫室外型，日內當命兒輩試影續奉。拙詩另紙錄上乞

教 六月二十八日卽詢

動止清嘉

大千弟張爰頓首

晉三大兄及建民兄晤時乞代叩候」

又過不多日，喜出望外接到大千先生用航空掛號大信簡寄來的一大捲「墨寶」，包括轉給卜少夫兄的一首七言律詩，和寫給我的二十首七言絕句。

展卷拜讀，欣悉大千先生在新闢的「環碧庵」中，不但詩興甚濃，而且字跡清晰，筆力甚健，足以證明他老先生的健康甚佳，興緻勃勃，尤其是眼疾已告痊可。

送給卜少夫兄的七言律詩是：

「萬竹叢中結一庵，青氈能守自淖淖。

老依夷市貧非病，久侍蠻姬語亦諳。

得保閒身惟善飲，未除習氣愛清譚。

呼兒且為開籬逕，新有鄰翁住屋南。」

從這首詩上，可以看出大千先生暫時得到安定，心情舒暢，不再為居處的狹窄而厭煩愁悶了。

但在另一首七言律詩上仍然別有感慨：

「矮結一庵香火冷，貧無長屋竹松栽。

念家已破何堪憶，去國寧知竟莫回。

夢裏瀟南思荔子，眼中海外見楊梅。

仙人好事流人泣，九月偏教踴躍開。」

這首詩同上「首七律迥異其情其意。雖然又得在海外另建「大千世界」，但他老先生仍然不時流露出家國戀情。

在第六句下，自註：「流寓南北美二十年，昨始見楊梅，與蜀中及吳越所產無少異，予乞得三株種之庵中」。

在末句下又自註：「月來此間杜鵑已有盛開者」

雖然他時有家國之戀，但在新闢的「大千世界」中，不辭經之營之的辛勞，心情生活，忙中自有其慰樂。如像下面一些篇章：

### 「環碧庵種竹

大石當門老樹欹，三間矮屋足栖遲。  
牆邊種竹從人看，不用知他我是誰。  
畫室築成種梅

蓬葆新開五畝園，木皮蓋屋不當軒。

石邊更種梅花樹，待我三更看月痕。」

據筆者所知，「環碧庵」佔地雖遠不及「八德園」的遼闊，但較「可以居」又遠為寬廣。

大肆經營佈置期中，向至友「乞」花木栽植的詩篇很多，如像：

### 「從天循乞果樹

文杏來禽乞幾根，看花更想果堆盆。

不是老夫貪不厭，分甘猶欲到諸孫。」

天循姓王，是留美一面經商致富，一面苦讀治學的四川重慶人。和筆者是在「中央政治學校」——重慶南溫泉抗戰初期——的同班同學。生三女一子。「公兒」長松乖巧聰慧，相貌出眾，大千先生極為喜愛，收為「乾兒」，從此他們二人就以「親家」相稱呼，時有詩酒言歡之會。天循舊學根底頗厚，作詩為文，以魄力見長，辭麗而豐，讀之鏗然有聲。

卜居舊金山以北「樂谷」，居宅有園甚廣，遍植花木，所以大千先生向他要杏樹，而且多要幾根，以便結實纍纍，兒孫們可以共嗜同享，流露出「一片慈愛的情懷」。

又有一首向留美西畫家侯北人乞海棠的詩：

「君家庭院好風日，纔到春來百卉開。  
想得揚妃新睡起，乞分一椽海棠栽。」

其實，他之所以向朋友「乞」花果樹，只是一種寄情吟詠的消遣而已，事實上他自己向美西花園農場，（多數是美籍日人所經營的）收購種植，不計高價，只要愛上了，即便買來種植。

### △識得梅花是國魂▽

美西一帶的友好，相約送他最鍾愛的梅花壹百株，作為賀禮，因此他在那時，所作的梅花詩也特別多。從詩中看出他熱愛國家的情操，更肯定了「梅花」即代表國魂的崇高含義。梅花詩中最傳誦人口的一首是：

「百本栽梅亦自嗟，看花墮淚倍思家。

眼中多少頑無耻，不認梅花是國花。」

大千先生心目中的祖國是「中華民國」：因為唯有「中華民國」才正式規定梅花是國花的。盤據大陸的共產黨和一小撮在海外攪「臺獨」的不肖炎黃子孫，都不承認梅花是國花，也根本無國家觀念，更談不上有所謂代表國家意識和精神的「國花」。

後來，蔣緯國將軍在國內提倡「梅花運動」，劉家昌先生製成「梅花」歌曲等等，多少是受了大千先生這首梅花詩的影響。

除了這首傳誦海內外的梅花詩外，在那時期，所作其他有關梅花的詩，至今流傳世上，不妨鈔錄數首，可見他熱愛國家的心態。

### 「環碧庵種梅百本

老更栽梅願不違，要令繞屋畫芳菲。  
莫嗟幾度能相賞，既死辱魂化鶴歸。

× × × × ×

綴玉苔枝乞百根，橫斜看到長成邨。  
殷勤說與兒孫輩，識得梅花是國魂。」  
這兩首梅花詩，更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愛國情懷，不但他自己以梅花為性靈所鍾，並且還以生死與共的精神，長護梅花，雖死不替。同時，對兒孫輩也訓示得明明白白，要他們永遠熱愛梅花，永遠熱愛國家。

除了這幾首寄託遙深，義正詞嚴的梅花詩外，又在朝朝暮暮，賞梅自慰之餘，作了不少趣味盎然的梅花詩，

「梅邊散步」

獨繞梅花樹下行，拚髭嗅蕊可勝情。

明朝恐有嚴霜落，月在南簷特地明。」

「環碧庵」中，梅花林內，大千先生除了增築大畫室一棟外，後來又添築一處「聊可亭」，聊可二字，係根據蘇東坡詩句：「此亭聊可喜」而來，聯文是：

「聊復爾耳  
可以已乎」

他有時一人獨坐亭中，欣賞環亭樹梅花，樂而忘返，心滿意得之餘，另有一首詩寄情道：

「金閭香雪三年住，水戶明珠幾輩偕。

老子一生無恨事，幾香國許我長埋。」

坐在「聊可亭」中一面賞梅，一面又懷念起許多往事。

他懷念起蘇州城外的金閭亭，自然就想起金閭亭一帶的「香雪海」，三十里斷斷續續，全是

梅花，他曾經住過三年，自然是最美最濃的回憶。忽然又想起去日本水戶和朋友们們遊「借樂園」，欣賞明末朱舜水夫人在水戶講學時所種植的梅林，如今已蔚成日本的名勝，他曾經和好幾位朋友去遊覽過。但在蘇州「香雪海」的遊侶，在水戶「借樂園」的遊伴，有的已經「作古」多年，不免感喟交集，但他自己却因在「投荒」海外的生涯中，又創造了一處「大千世界」，可以大賞其最鍾愛的「國花」，了無恨事，不惜長相依伴，死而後已。

遠適異國，雖可欣賞國花，但仍然有憾事，恨不能與許多老友同遊同樂。因此，他有幾首寄贈老友梅花詩。

「新種梅花盛開喜賦書寄自寒」

幾年海國覓生涯，結箇茅堂不似家。

一事新來堪慰汝，出門一步有梅花。」

目寒張氏，是大千先生的宗弟，兩人情逾手足。目寒先生曾出任過監察院的秘書長，甚得于右任院長的倚重。另有兩位老友，他也有詩寄贈。

「賦寄岳軍先生」

瘦影橫窗雪有痕，花時正好閉柴門。

三年海外初成慰，招得孤山處士魂。」

岳軍先生在民國二十三年出長上海特別市長時期，和大千先生相識；算起來已有四十年的友誼。岳軍先生年長十歲，但對大千極為尊重欣賞，大陸時代時有往還，後來交情更深情同手腳。「歷史人物」張學良（字漢卿）也是大千先

生半世紀的好友，他們相識於故都北平。在「環碧庵」中，有一次夜深賞梅，適逢月蝕，他特別作畫題詩，遙寄給在臺灣的張漢卿老友，詩曰：

「攀枝嗅蕊許從容，欲寫橫斜恐未工。  
看到夜深明月蝕，和香和夢共朦朧。」

自然囉！欣賞、吟詠、酬應，頗添無限靈感，作畫時興之所至，也畫過不少梅花，題在畫上的梅花詩多得不可勝記。其中一首是在新居畫了一張扇面，送給「老大哥」張岳軍先生的，詩曰

「故人念我病中身，萬里殷勤慰問頻。  
堂裏國花常在夢，拈毫先寄一枝春。」

從這首詩看出「二張」情誼，一位是萬里外時時關懷另一位的健康。一位是在病後以一張扇面的梅花小品，作為答謝的表示。同時，作者也表達了想念國家的心情。

△轟動國際的畫展▽

大千先生生平在環球舉行過的畫展，六十年間，先後不能詳計凡若干次。但有三次畫展，不能不特別記出，對這位空前的「畫傑人豪」表示崇敬與欣賞。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在美國舊金山的「祇昂博物館」舉辦的「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」，盛大隆重地舉行開幕預展的酒會。

祇昂博物館（DE YOUNG MUSEUM）是美國第一流的博物館之一，因為大千先生寄居美西；遂得就近接洽成功，爭取到舉辦這一項空前大展的榮譽。事前經過一年多的籌備，又安排

了美國和駐美中外大眾傳播媒體的宣介，所以未展之前即已轟動全球；不少美國和中外藝術評論家、收藏家、愛好者，有的不遠萬里而去，要欣賞這位名重當代的中國畫大師的一生精華的展出。

那天預展酒會，適逢加州雨季的大雨，但是兩千多名中外嘉賓濟濟一堂，博物館中有人滿之患，熱烈歡欣達於極點。

第二天起，公開作爲期一個月的展出，轟動了藝術界，傳遍了全球。

展出作品起自民國十七年，（公元一九二八）大千先生時年二十九歲的畫作；一直選到民國五十九年（公元一九七〇）大千先生時年七十一歲的新作。

作品中從早年的臨摹，到中年後的創作，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翎毛、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博物館還精印了專冊，共一百三十頁。除了大千先生自作自書的「序文」爲中文外，其餘皆是英文說明。

至於這五十四幅四十年間的畫作從何處而來呢？大約言之，一部是大千府上自家人的收藏，一部是送給友好的作品，由朋友們提供借用，還有一部是從外國博物館中收藏品借用的。

大千先生的回顧展圓滿展出後，次年在臺北的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也舉辦了「張大千回顧展」，展品更多，自然同樣轟動了海內外，便利了國內和亞洲人士前往臺北參觀盛大隆重的回顧展。

在美西，在臺北，這兩次張大千回顧展不同

於許多次畫展，那就是從回顧展中可以看出大千先生畫作的歷程，和他畫風的變革。

但筆者要特別記出在香港舉辦的一次最突出的張大千畫展。從這次畫展事件，更可以看出大千先生反共愛國的堅定而明確的立場，令人肅然起敬，景仰萬分。

原來定期一九七一年在香港舉辦的「張大千近作展」，這次不同於回顧展，全部是標價出售的。大千先生那時還寄居在「環碧庵」，得到香港好友的信，告訴他中共要派專人前往香港，把那次展出的畫作全部搶購後運回大陸去，作爲宣傳之用。

大千先生一聽之後，又氣又急，情急智生，立刻通知在香港爲他主持展出的負責人，老相好

李祖萊先生，儘速把畫作運回美西，他要在每一件畫上加題新款「中華民國」幾個字。原來大千先生從前只題甲子，這次爲了嚴拒中共的陰謀，出此奇策，結果中共徒呼負負，一張也不願去收買。大千先生憎恨共黨的心情，於此可見。

同時，他在「環碧庵」大門外，高懸一幅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的國旗，嚴正顯明地表示他本人的立場，把那些共黨份子，同路人、「臺獨」之流，嚴拒於千里之外。

更正

上期「畫傑人豪一大千」文中引用大千詩句：「松下新添一畝宮」，「畝」字誤為「翁」。特此更正。

# 中外文庫之二 袁世凱傳 增訂再版

章君毅著 全一冊台幣一五〇元

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送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主權，不然爲之一振。袁世凱在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的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毅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段時光，全書廿餘萬言附林光瀨著「袁世凱和汪精衛」共四百餘頁，另有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全一冊合售一五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